

史地小叢書

三國史略

王鍾麒編



三國史略

一 時勢之鳥瞰

中國民族由極盛之兩漢以轉入中衰之六朝，三國紛擾實尸其咎。蓋自漢獻帝初平元年之廢立，以迄晉武帝太康元年之平吳，先後凡經九十年（一九〇——二八〇）；此九十年中，英雄角逐，禍結兵連，民生其間，幾無日不在動盪變幻中，誠中古史上一大時代也。

東漢以還，羌胡時動，中朝有事西陲，輒仍歲累月而不解，以故精兵猛士恆聚於涼州。其後羌焰雖戢，而重兵所在，終爲亂階。何進之後，曹操之前，撓朝政而亂王室者，胥涼州將士也。董卓肆虐，特其先驅焉耳。卓本六郡良家子，選爲羽林郎，累功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前將軍。會以何進之謀，遂將兵入朝，脅弑太后，廢立由己，務爲威猛。時渤海太守袁紹之徒凡十餘鎮，各興義兵，同盟西討。

於是卓遷帝長安，悉燒洛陽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諸鎮兵之討卓者，又多爲卓敗。卓益縱恣，羣僚惴惴，莫能自固。司徒王允乃密結呂布、士孫瑞等以計誅殺之。卓死，其故部曲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復入長安，殺王允，逐呂布，遂自爲將軍，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而濟則出屯弘農。旣而傕、稠相猜，傕刺殺稠。傕、汜復治兵相攻，張濟自陝來和解。帝亦與張楊、楊奉、董承等謀，乘間東歸。密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等爲助，始得於建安元年（一九六）之七月展轉還洛陽。時諸將爭權，于亂時事，董承乃潛召兖州牧曹操，冀相鎮定。操將兵詣闕，以洛陽殘破，移帝都許。楊奉、韓暹等欲要車駕，操擊之，皆敗走。數年之間，奉、暹及李樂、胡才、張濟、郭汜、李傕、張楊皆爲操所夷滅。由是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

初，靈帝末葉（一八四年後），黃巾大起，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京師震動，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分道討治，僅乃破滅。而事定之後，州牧郡守轉得各擅當地之財賦甲兵，以便宜行事矣。方董卓盛時，州郡諸鎮之同盟西討，內實爲己。蓋其時劉氏必亡之象已爲人所共知，故各爲自立之計而務爲兼并相攻伐。史載跨州

連郡之雄凡十餘：

袁紹居鄴，并冀、青、幽、并四州。

曹操居鄆，并兗、豫二州。

袁術居壽春，據揚州、徐州。

陶謙居彭城；後劉備、呂布迭居下邳，先後據徐州。

劉表居襄陽，并荊州。

劉焉居綿竹，并益州。

馬騰、韓遂居隴右，并涼州。

劉虞居薊，公孫瓚居易，據幽州。

公孫度居襄平，并營州。

孫策居吳，并揚州、交州。

張魯居南鄭，據漢中郡。

董卓既亡，漢帝都許依曹氏，而天下相爭益亟。先是，初平三年（一九二），誅董卓，關中大亂；黃巾餘衆入兗州，殺劉岱。鮑信等乃迎曹操爲兗州牧，討黃巾，降之。鮑信死焉。興平元年（一九四），操攻陶謙，而呂布襲鄆，兗州郡縣多失，操乃還。是歲，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操攻張邈，殺之，兗州復定。建安元年九月，操迎獻帝於洛陽，遂挾以遷許，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是冬，呂布襲劉備，備奔操。三年十月，操攻呂布於下邳，禽殺之。時袁術亦死，操遂并徐州。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劉虞先爲瓚所殺），并四州之地，衆十餘萬，進軍攻許。許都大震，操拒之官渡。十二月，劉備以與董承等謀誅曹操，求外出，復到下邳。五年正月，承等謀洩，皆死，操遂自將擊備，破之。備奔袁紹。十月，操與紹戰於官渡，大破之。七年，紹死，子尙代，與兄譚相攻。九年三月，操擊尙，大破之，袁氏餘衆奔烏桓，操遂并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十二年，操進逐烏桓，定遼東。十三年，漢罷三公官，以操爲丞相。是年八月，劉表死，操擊荊州，表子琮降。劉備時在荊州，及琮降，奔夏口。十二月，操自江陵窮追擊備。

時曹操已據有北方，而孫策之弟權亦已略定江東；南北分雄，隱相敵對，所不爲曹、孫夷滅者，惟有涼州之馬、韓，益州之劉，南鄭之張，營州之公孫，與夫流離奔亡之劉備而已。備到夏口，乃使諸

葛亮東說孫權，同拒曹操。權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以計燒其船艦，并及北岸營落。於是大破操軍，追至南郡。操僅以身免。

赤壁戰後，周瑜渡江與曹仁相拒，孫權亦自將圍合肥。曹操南侵之志既不獲申，遂一意西圖，擊降張魯，殺馬騰，破韓遂及騰子超，乃并有涼州。劉備亦以其間略定荊州，西并巴蜀，破降劉焉之子璋，并有益州。於是三分局定，而魏、蜀、吳之始基由此奠矣。

建安十八年（二一三），曹操自立爲魏公，受九錫。二十一年，自進爲魏王。二十五年正月死。子丕嗣立，改是年爲延康元年。旋篡漢，後改元黃初（二二〇），是爲魏文帝。劉備聞之，乃自立爲皇帝，改元章武（二二一），是爲蜀漢昭烈帝。孫權既敗曹操，北向無功，遂以建安二十三年（二一八）與操和，操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及魏代漢，魏以權爲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封吳王，加九錫。權雖外託事魏，而陰實觀望，遂改黃初三年爲黃武元年（二二二），臨江拒守；然猶與魏文相往來，逾年始絕。越七年，權自立爲皇帝，更元黃龍（二二九），是

爲吳大帝。至是，三方鼎立，各不相下，而『三國』之名乃大定。

自此以後，直至蜀漢滅亡之歲，三方鼎峙者凡四十四年（二二〇——二六三）。而實際地位仍以魏占優勢，故其力常足左右大局。蜀、吳聯兵拒守，僅克自保而已。以是蜀雖有忠貞幹濟之諸葛亮，亦惟坐困疆場，不能大展；而司馬懿父子反得憑藉魏政以自肥。初，魏明帝（丕子叡）死，無子，養子齊王芳立，以曹爽與司馬懿輔政。懿先已擊斬公孫淵（度之孫），平遼東，重兵在握，瞻視非常。正始九年（二四八）遂計殺曹爽，改元嘉平，由是魏政出司馬氏矣。

嘉平三年（二五一），司馬懿死，子師輔政。六年，魏帝（芳）爲師所廢，別立文帝孫高貴鄉公髦。正元二年（二五五），師死，弟昭輔政。甘露五年（二六〇），帝髦不甘坐見廢辱，自出討昭，反爲昭左右所弑。昭後立武帝孫陳留王奐，改元景元。遂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四年，遣鄧艾、鍾會等滅蜀。咸熙元年（二六四），昭進爵晉王。二年死，子炎嗣立，卽於是年十二月篡魏，是爲晉武帝。魏自文帝黃初元年至此，凡五世，四十六年而亡。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吳將呂蒙入荊州，襲殺關羽。帝自將伐吳，大敗於夷陵，走還永安。二年

死，子禪立，改元建興（二二三），是爲後主。丞相諸葛亮與吳連和，先征南中以杜內顧，然後六出祁山以爭中原，卒以餉運不繼，死於五丈原，時建興十二年（二三四）也。亮死而蜀政始敝，姜維治兵於外，一意北侵，黃皓竊柄於內，務爲牽掣，後主闇弱，一任所爲。及炎興元年（二六三），魏兵入成都，後主出降。蜀漢自章武元年至此，凡二世，四十四年而亡。後主入洛陽，魏封爲安樂公，至晉泰始七年（二七一）始死。

吳大帝中葉，太子登死（二四二），更以子和爲太子。又愛少子霸，寵遇無殊，遂啓霸謀，屢讒和。帝知而大怒，殺霸廢和，更以子亮爲太子。及死，亮立（二五二），是爲廢帝。時孫峻構殺諸葛恪，自爲丞相大將軍，窮極凶暴。未幾，峻死，從弟綝代執政，以帝漸長親政，明習國事，懼有所失，遂廢爲會稽王，而迎立其兄瑯邪王休，是爲景帝。景帝卽位（二五八），族誅綝。永安七年，適當魏滅蜀之歲，帝死，以嗣子幼沖，諸大臣乃迎立故太子和子烏程侯皓立之（二六四）。皓性驕暴，耽酒色，濫刑罰，吳政大亂。甘露元年（二六五），晉篡魏。天紀四年（二八〇），晉師大至，皓降，晉封爲歸命侯，至太康五年（二八四），死於洛陽。吳自黃龍元年稱帝至此，凡四世，五十二年而亡。於是中國

復歸一統，上距蜀漢滅亡之歲蓋已十六年矣。

本章參考：

見拙著三國志選注序，收商務印書館學生國學叢書中。

二 黃巾之動亂

後漢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黨禍徧於閭左；又復賣官公行，毒流吏治。於是民不聊生，人心思亂，黃巾一起，宇內鼎沸矣。

初，鉅鹿人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

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靈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各官舍之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爲內應，約以甲子年（靈帝光和七年）是年十二月改元中平，故後追稱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一八四）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變，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洛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又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其黨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

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至各執其王（安平王續、甘陵王忠）以應之。三月壬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愼侯，率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

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庚子，南陽 黃巾 張曼成 攻殺太守褚貢。

夏四月，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時汝南 黃巾 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 黃巾 殺幽州 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勢張甚。儁既敗，波才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芑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而騎都尉沛國 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封嵩都鄉侯。六月，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 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 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

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 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還，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 董卓代之。秋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冬十月，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

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凡十餘萬人。卽拜嵩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

先是，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新守秦頡擊斬之，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入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疏解之，謂：「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旣而儁擊斬弘，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儁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及圍解，忠果出戰。儁因大擊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一月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數千人。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蜂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並爲毒害，朝不能討，至就寵官爵以羈縻之。於是黃巾餘孽更相扇假，禍結經歲而不休，卒爲羣雄驅除，漢祚遂潛移矣。

本章參考：

後漢書卷八靈帝本紀。

同書卷一百一皇甫嵩傳、朱儁傳。

同書卷一百八宦者張讓傳。

後漢紀卷二十四孝靈皇帝紀中。

資治通鑑卷五十八孝靈皇帝中。

三二 董卓之凶恣與涼州諸將之撓政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性麤猛有謀，以健俠知名。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一八四），拜東中郎將。明年，拜破虜將軍，封繫鄉侯，邑千戶。五年（一八八），拜前將軍。六年（一八九），徵卓爲少府，不肯就。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曰：「臣旣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押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陲）。」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是年四月），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

卓未至，何進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靈帝子辯）及陳留王（辯弟協）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

奉迎。帝見卓將兵猝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遂有廢立之志。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入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尋進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其母爲池陽君，置丞令。

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

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親任吏部。

尚書周秘、侍中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又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要職，但任將校而已。

初平元年（一九〇），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爲內主。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秘，遷天子西都（長安）。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於路。卓遂悉燒洛陽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

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將徐榮與戰，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山東兵卒，皆以豬油塗布纏裹，倒立於地，然後燒殺，先從足起。卓又嘗施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

明年（一九一），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聚。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遂敗走。卓又遣李傕詣堅求和，堅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乃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復敗。卻屯澠池，聚兵於陝，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髻鬣，男皆封侯，女爲邑君。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鵠，公卿以下皆祖道於橫門外。

時司徒王允曲意承卓，內外彌縫，陰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尙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褻，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怨卓。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

初平三年（一九二）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

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布應聲持矛刺卓，促兵斬之。布卽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於是以王允錄尙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弟旻及宗族老弱在郿者，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邱山。

初，卓女塔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戰，肅敗，走弘農。布遂誅肅。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傕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旣無赦書，而聞長安訛言欲盡誅涼州人，（傕、汜部衆皆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傕等然之，遂將其衆

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乃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藉。誅殺卓者，尸王尤於市。

由是，催自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羨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催、稠擅朝政，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時三輔民尙數十萬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諸將爭權，催遂殺稠，并其衆。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催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御物置其家。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由是天子播遷，卒東依曹操。建安二年（一九七），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董卓餘孽，至此殆盡矣。

本章參考

後漢書卷一百二董卓傳。

三國志卷六董卓傳。

三 董卓之凶恣與涼州諸將之撓政

同書卷十賈詡傳。

後漢紀卷二十五孝靈皇帝紀下。

同書卷二十六孝獻皇帝紀一。

同書卷二十七孝獻皇帝紀二。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孝靈皇帝下及孝獻皇帝甲。

同書卷六十孝獻皇帝乙。

同書卷六十一孝獻皇帝丙。

同書卷六十二孝獻皇帝丁。

四 山東同盟與曹操挺起

初，董卓將行廢立，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即陳留王協），以董卓自養，號曰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即帝辯），以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懸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

卓購求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

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卽拜紹渤海太守，封邳鄉侯。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曹操亦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弁，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初平元年（一九〇）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伉屯潁川；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

鮑信與行奮武將軍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時豪傑多歸心袁紹者，獨鮑信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燒焚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死傷甚多。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之，得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猶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

操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袁紹）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術）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

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攻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一九一）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迫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僕，欲共立爲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吾自西向。」馥、紹不聽，竟遣使上虞尊號。虞厲色固拒，且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未幾，紹脅馥讓州，紹遂自領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遭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操乃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一九二）春，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與戰，爲所殺。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

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冬十二月，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由是實力大充。不三年間，南破袁術，東敗陶謙，西交李傕、郭汜，（時董卓已被誅）而身自與呂布角逐，且攻殺張邈，遂奄有兗州。興平二年（一九五）冬十月，朝廷卽以操爲兗州牧。

建安元年（一九六）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時獻帝已展轉遁還洛陽）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

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

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操祖曹騰封費亭侯，養子嵩襲爵，故操襲封此。）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旣至，奉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是月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攸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於是威信立矣。

事大定，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入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今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

願將軍籌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遣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於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而曹操遂得憑藉寵靈，以大肆厥志矣。

本章參考：

後漢書卷一百荀彧傳。

同書卷一百二董卓傳。

同書卷一百三劉虞傳、陶謙傳。

同書卷一百四袁紹傳。

四 山東同盟與曹操挺起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

同書卷六董卓傳、袁紹傳。

同書卷七張邈傳。

同書卷九夏侯惇傳。

同書卷十荀彧傳。

同書卷十四程昱傳、董昭傳。

後漢紀卷二十六孝獻皇帝紀一。

同書卷二十七孝獻皇帝紀二。

同書卷二十八孝獻皇帝紀三。

同書卷二十九孝獻皇帝紀四。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孝靈皇帝下及孝獻皇帝甲。

同書卷六十孝獻皇帝乙。

同書卷六十一孝獻皇帝丙。
同書卷六十二孝獻皇帝丁。

四 山東同盟與曹操挺起

五 袁曹之鬪與羣雄併滅

建安元年（一九六）九月，天子東遷，楊奉欲自梁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卽以其間下詔書責袁紹：『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懇。戊辰，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是歲（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置屯田都尉及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驃騎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濟從子繡代領其衆，屯宛。

二年（一九七）春正月，操討繡軍於清水。繡舉衆降。既而悔之，襲擊操，殺操長子昂及弟子安民。操亦爲流矢所中，乃引軍還許。

時袁紹移書與操，辭語驕慢。操謂侍中尙書令荀彧、司馬祭酒潁川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

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擊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速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尙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待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與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曹操東征之。術聞操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等拒守。操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操還許。

當曹操爲張繡所襲時，南陽章陵諸縣復爲繡守。繡走還穰，遂與荊州牧劉表合。操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操自南征。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

又攻舞陰，下之。三年（一九八）春正月，操還許。三月，復出，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操將引還，繡兵來，操軍不得進，連營稍前。操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

秋七月，操還許。呂布復與袁術通，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執不敢動。布驍勇，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善之。九月，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操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

四年（一九九）春二月，操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留守，自將兵北迎。

紹求救。與渙、仁相遇於大城，大敗，被斬。操遂濟河，圍射大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操還軍敖倉。

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瓚先已攻殺劉虞，據幽州，至是爲紹所滅，）兼有冀、青、幽、并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分兵守官渡，而身自還許。

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拜揚武將軍，封列侯。又表繡謀主賈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十二月，操復軍官渡。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矣。

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紹子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朱靈邀擊之。會術病死，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五年（二〇〇）春正月，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歸袁紹。操獲其妻子，復攻下邳，關羽降。初，操將自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行，遂東擊破之。及操還官渡，紹卒不出。

二月，袁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操北救延。用荀攸策，使張遼、關羽前登，擊斬顏良。白馬圍解，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操復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再戰悉禽。紹軍大震。關羽知劉備在紹軍，乃亡歸備。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

秋八月，袁紹連營稍前，依沙埕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操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操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操以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之以大順，何向而不濟？」操從之。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之。操使曹仁擊走備，遂破辟屯。後備南依劉表，表尊待之。

袁紹連穀車數千乘至，操用荀攸計，使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與紹相拒連月。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奔操，因說操

攻瓊等。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見操兵少，出陣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降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

六年（二〇一）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七年（二〇二）春正月，操進軍官渡。袁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吐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爲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

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九月，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

八年（二〇三）春三月，操攻黎陽，與譚尚戰於城下，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操追至鄴。五月，操還許，留賈信屯黎陽。秋八月，操征劉表，軍西平。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苟攸勸操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月，操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

九年（二〇四）春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操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夏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操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因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操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操追擊之。尚衆大潰，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

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納操兵，配逆戰敗，禽斬之。鄴定。九月，操遂領冀州牧。方操之圍鄴也，譚以其間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尙敗還中山，譚攻之，尙奔故安，遂并其衆。操遣書責譚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冬十二月，操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二〇五）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夏四月，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操渡潞河救之，烏丸奔走出塞。冬十月，操還鄴。

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操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此間操征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二〇六）春正月，操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操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尙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十二年（二〇七），操將北征烏丸，先鑿渠自呼沱入泃水，名平虜集；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諸將皆曰：「袁尙，

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力勸操行。夏五月，操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操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猝與敵遇，虜衆甚盛。操車重，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大擊，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崩壞，遂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尙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尙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果斬尙熙，并速僕丸首傳送軍前。蓋操策康與尙熙必不相容，急攻則不免并力，緩之正促其自相圖也。

十三年（二〇八）春正月，曹操還鄴，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及御史大夫，操自爲丞相。秋七月，操南擊劉表。八月，表病卒，其少子琮代屯襄陽。九月，操到新野，琮舉州降，以節迎操。時劉備屯樊，未及知，操兵將至，乃走夏口。於是操進軍江陵，思欲乘勝直下，囊括江東。備遂東結孫權，聯兵拒戰於赤壁（詳後）。操軍大敗，狼狽走還。

由是曹操雖力征經營，僅得西平張魯、韓遂、馬騰，奄有大河之全域，卒不能南向長江，奪劉備、孫權之席矣。

本章參考：

後漢書卷一百荀彧傳。

同書卷一百二董卓傳。

同書卷一百三劉虞傳、公孫瓚傳。

同書卷一百四袁紹傳、劉表傳。

同書卷一百五袁術傳、呂布傳。

同書卷一百二十烏桓傳。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

同書卷六董卓傳、袁紹傳、袁術傳、劉表傳。

同書卷七呂布傳、張邈傳、臧洪傳。

同書卷八公孫瓚傳、張楊傳、公孫度傳、張繡傳、張魯傳。

同書卷九夏侯惇傳、曹仁傳、曹洪傳。

同書卷十荀彧傳、荀攸傳、賈詡傳。

同書卷十一田疇傳。

同書卷十三鍾繇傳。

同書卷十四郭嘉傳。

同書卷十七張遼傳、樂進傳、張郃傳、徐晃傳。

同書卷十八李典傳。

同書卷三十烏丸傳。

後漢紀卷二十六至三十孝獻皇帝紀。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至六十八孝獻皇帝甲至孝獻皇帝癸。

五 袁曹之鬪與羣雄併滅

六 孫氏之據有江東

長沙太守孫堅有四子：策、權、翊、匡。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爲劉表將黃祖所殺，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興平元年（一九四），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懇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

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懼之。

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

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興平二年），景攻能、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朗時爲會稽太守），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

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據秣陵城，下邳相笮融屯縣南，依繇爲盟主。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袁術乃表策行殄寇將軍。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而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尤見禮待。

袁術見劉繇敗，以從弟胤爲丹陽太守，周尙、周瑜皆還壽春。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術所用諸葛玄，并使笮融助之。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爲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一九六）秋八月，袁術稱帝。孫策聞之，與術書陳成敗，頗致駁議。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己合；及得策書，愁阻發病。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是年，策取會稽，太守王朗

拒敵不勝，浮海遁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二年（一九七）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堅原封），領會稽太守。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

三年（一九八）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義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時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是歲，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策自將討禽郎，并收太史慈爲門下督。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太守華歆爲主，歆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乃使太史慈往安撫之。

四年（一九九），孫策引兵西擊黃祖，途次襲破皖城，破走廬江太守劉勳，遂進擊祖，敗之，并斬劉表赴援之將韓晞。策乘勝將徇豫章，屯椒丘，使功曹虞翻往說華歆迎之。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以迎策。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

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

五年（二〇〇）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白虎，吳中羣盜，爲策所破，竄伏餘杭。）遂還擊登，軍到丹陽，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在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

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權於是憑藉成業，遂用撫定山越，討斬黃祖，結劉備以拒曹操，卒分鼎足之勢，啓吳國數世之基矣。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六袁術傳劉表傳。

同書卷十三華歆傳、王朗傳。

同書卷四十六孫堅傳、孫策傳（吳志一）。

同書卷四十七吳主權傳（吳志二）。

同書卷四十九劉繇傳、太史慈傳（吳志四）。

同書卷五十孫破虜吳夫人傳（吳志五）。

同書卷五十一孫貴傳、孫輔傳（吳志六）。

六 孫氏之據有江東

同書卷五十二張昭傳（吳志七。）

同書卷五十三張紘傳（吳志八。）

同書卷五十四周瑜傳魯肅傳（吳志九。）

同書卷五十六朱治傳呂範傳（吳志十一。）

同書卷五十七虞翻傳（吳志十二。）

後漢紀卷二十六至二十九孝獻皇帝紀。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至六十三孝獻皇帝甲至孝獻皇帝戊。

七 劉備之初起與入蜀

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後爲高唐尉，遷爲令。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戰數有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袁紹攻公孫瓚，備與田楷東屯齊。曹操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備俱救之。時備自有兵千餘人，旣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備。備遂去楷歸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袁術來攻，備拒之於盱眙、淮陰。曹操乃表備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一九六）也。

備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備妻子。備求和於布，布還之。備遣關羽守下邳，自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

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操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復虜備妻子送布。操自出東征，助備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備復得妻子，從操還許。操表備爲左將軍，禮之愈重。

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操遣備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備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衣帶中密詔，當誅操。備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死。備時據下邳，及靈等還，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爲守，身還小沛，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二〇〇），操東攻備，備敗績。操盡收其衆，虜備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備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將步騎迎備。備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備相見。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

操與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應紹。紹遣備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備。操遣曹仁將兵擊之，備走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操遣蔡陽擊之，爲備所殺。及操旣破紹，自出南擊備。備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備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備設

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

十二年（二〇七），曹操北征烏丸，備說表襲許，表不能用。及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備屯樊，不知操猝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釋輜重，輕車到襄陽，聞備已過，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遂與俱到夏口。

初，備爲操所破，欲南引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駐夏口，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說權同拒曹操。權然其計，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備并力，遂與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備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操引歸，備表琦爲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琦病死，羣下推備爲荆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備復至京見權，綢繆恩紀。時周瑜以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上疏與權，勸徙備置吳，不宜猥割土地以

資業之。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猝制，故不納。

備在公安，孫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己有。荆州主簿殷觀獨謂：『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從之，權果輟計。

十六年（二一一），益州牧劉璋遙聞曹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軍議校尉扶風法正將四千人迎備。正與松先已謀，因密陳璋關弱可取狀。備乃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自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

備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先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二一二），曹操征孫權，權呼備自救。備遣

使告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作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備。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備逡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使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備於涪，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備。

備兵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備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二一四）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蜀中殷盛豐樂，備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遂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矣。用能雄踞西陲，東向與曹、孫抗衡，鼎峙之局以立。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六袁紹傳、袁術傳、劉表傳。

同書卷八公孫瓚傳、陶謙傳、張魯傳。

同書卷九夏侯惇傳、曹仁傳。

同書卷三十一劉璋傳（蜀志一。）

同書卷三十二先主備傳（蜀志二。）

同書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蜀志五。）

同書卷三十六關羽傳、張飛傳、馬超傳、黃忠傳、趙雲傳（蜀志六。）

同書卷三十七法正傳（蜀志七。）

同書卷三十八許靖傳、麋竺傳、孫乾傳、簡雍傳（蜀志八。）

同書卷三十九董和傳、劉巴傳（蜀志九。）

同書卷四十彭義傳、李嚴傳（蜀志十）。

同書卷四十三黃權傳（蜀志十三）。

同書卷四十七吳主權傳（吳志二）。

同書卷五十二張昭傳（吳志七）。

同書卷五十四周瑜傳、魯肅傳（吳志九）。

同書卷五十五程普傳、黃蓋傳（吳志十）。

後漢紀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孝靈皇帝紀下至孝獻皇帝紀。

華陽國志卷五鑑二牧志。

同書卷六鑑先主志。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至六十七孝獻皇帝甲至壬。

八 曹丕篡漢與蜀吳自立

曹操自定荊州還，益視天子如無物，然猶矯飾。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冬十二月己亥，令其自陳狀也。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尙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觀，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怙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

已離兵，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然後此十年之間，既自爲魏公，加九錫，建社稷宗廟，置尚書、侍中、六卿（十八年）；旋又進爵爲王，置相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立子丕爲太子（二十二年）；及孫權上書稱說天命，陳羣等勸正大位（二十四年）；操竟毅然以爲「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春正月，魏王曹操至洛陽。庚子薨，諡曰「武王」。凶問至鄴，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丕卽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秋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衆甚。羣臣因上表勸丕順天人之望。冬十月乙卯，漢帝遂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於魏王丕。丕

三上書辭讓，乃爲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卽皇帝位。是爲魏文帝。改元黃初，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追尊祖嵩（太王）爲『太皇帝』，父操（武王）爲『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

時劉備已有巴蜀，漢中設壇場於沔陽，自立爲漢中王（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乃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

建安二十六年（魏黃初二年，西元二二一）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大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竟左遷詩。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是爲蜀

漢昭烈帝，亦稱先主。

先是，孫權與備爭荊州，有隙。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權上牋與魏王操自效，使呂蒙襲破公安、江陵，殺關羽，傳首許下。操遂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及魏文帝卽位，權又遣使奉獻。黃初二年（二二一）夏四月，權徙都鄂，更名武昌。秋八月，遣使稱臣於魏。魏文帝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權爲吳王，加九錫。冬十一月，貞至吳。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有何損邪！』遂受之。魏又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三年（二二二），魏責吳任子，吳王辭讓不受。魏帝大怒，卽於是年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

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於魏，求自改厲。魏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魏帝自許昌南征，十一月辛丑，如宛。

是歲，曹休兵敗。明年（二二三）朱桓大敗曹仁，斬其將常雕，生虜王雙。曹真等圍江陵，亦爲鎮將朱然等所扼，不得逞。魏帝乃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五年（吳黃武三年，西元二二四）秋八月，魏帝大治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江乘，聯縣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所御龍舟爲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還。六年（吳黃武四年，西元二二五）春三月，魏帝以舟師復征吳。夏五月戊申，如譙。秋八月，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而魏帝見江心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吳孫韶遣將高壽，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

行。自是，魏遂置吳不復伐。

吳黃武八年（魏明帝太和三年，西元二二九）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是爲吳大帝。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至是，三國位號畢具，而鼎足之局以定。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

同書卷二文帝紀。

同書卷三明帝紀。

同書卷九曹仁傳、曹休傳、曹真傳、夏侯尚傳。

同書卷十七張遼傳、張郃傳、徐晃傳。

同書卷十八臧霸傳。

八 曹丕篡漢與蜀吳自立

同書卷二十二陳矯傳。

同書卷三十二先主備傳（蜀志二）。

同書卷四十九吳主權傳（吳志二）。

同書卷五十一孫詔傳（吳志六）。

同書卷五十二諸葛瑾傳（吳志七）。

同書卷五十四呂蒙傳、徐盛傳、潘璋傳（吳志九）。

同書卷五十六朱然傳、呂範傳、朱桓傳（吳志十一）。

後漢紀卷三十孝獻皇帝紀。

華陽國志卷六鎰先主志。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至七十一漢紀孝獻皇帝辛至魏紀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九 蜀吳之和戰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待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遂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比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

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使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誘降普，乃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方相持間，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時建安二十年（二一五）也。

二十四年（二一九）秋七月，關羽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而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不降，且罵羽，羽殺之。先是，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請權及時圖之。權又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

羽攻樊，降于禁，斬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冬十月，操出漢中，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兼以攻羽。權乃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晃擊羽，羽撤圍退。呂蒙已襲破公安、江陵，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十一月，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

蜀漢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西元二二一）夏六月，先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羣臣諫者甚衆，先主皆不聽。車騎將軍張飛在閬中，當率兵萬人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刺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秋七月，先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南郡太守諸葛瑾遺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先主

不聽。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章武二年（魏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春二月，先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吳將屢欲迎擊，陸遜但謹防護，一無所許。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便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遂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先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先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

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先主大慙，悲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

初，遜爲大都督，諸將或討逆（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牙爪，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

是歲冬十一月，魏帝以責吳任子不入，分道南征（已見前）。吳王權乃使太中大夫鄭衆聘於漢，漢遣太中大夫宗璋報之，於是漢吳復通。翌年（蜀漢章武三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西元二二三）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卽位，改元建興，是爲蜀漢後主。秋八月，丞相亮遣尙書鄧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

見，說以蜀吳『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明年（二二四）夏四月，吳王又使輔義中郎將張溫聘於漢。自是，漢吳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

吳黃龍元年（蜀漢建興七年，魏太和三年，西元二二九）夏四月，吳王卽皇帝位，使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漢人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

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由是漢、吳永好，終三國之世不復相攻矣。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九曹仁傳。

同書卷十四蔣濟傳。

同書卷十七于禁傳、徐晃傳。

同書卷十八龐德傳。

同書卷三十二先主備傳（蜀志二）。

同書卷三十三後主禪傳（蜀志三）。

同書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蜀志五）

同書卷三十六關羽傳、張飛傳、趙雲傳（蜀志六）

同書卷三十九馬良傳、陳震傳（蜀志九）

同書卷四十三黃權傳（蜀志十三）

同書卷四十五鄧芝傳（蜀志十五）

同書卷四十七吳主權傳（吳志二）

同書卷五十一孫靜傳（吳志六）

同書卷五十二諸葛瑾傳（吳志七）

同書卷五十四周瑜傳、魯肅傳、呂蒙傳（吳志九）

同書卷五十五甘寧傳、潘璋傳（吳志十）

同書卷五十六朱然傳（吳志十一）

同書卷五十七張溫傳（吳志十二）

同書卷五十八陸遜傳（吳志十三）

華陽國志卷六鑄先主志。

同書卷七鑄後主志。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漢紀孝獻皇帝癸至卷七十一魏紀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十 諸葛亮之治蹟

蜀漢章武三年（魏黃初四年，西元二二三）春三月，先主在永安，病篤，命丞相諸葛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爲副。先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先主殂，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交州士雙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

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然後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建興三年（魏黃初六年，西元二二五）春二月，丞相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降督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四年（魏黃初七年，西元二二六），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明年（魏明帝太和元年，西元二二七）春三月，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後主，處分宮中府中諸務，而一以親賢遠佞爲勗。遂

行，屯於河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仲爲掾，仲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七年（魏太和二年，西元二二八）春正月，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楙，淵之子，尙武帝女清河公主，文帝少與之親善。及卽位，以爲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食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自出長安。

初，越善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異之，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謖之未敗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旣誅謖，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將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

亮以街亭之失，上疏請自貶三等。後主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鎮軍將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梭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

其敗矣。是後五六年間，頻出伐魏，雖屢進屢退，不獲大展；而勸農訓卒，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終期一伸壯志也。

十二年（魏明帝青龍二年，西元二三四）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夏四月，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與懿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遣懿巾幗婦人之服。亮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秋八月，亮病篤。後主使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蔣琬字）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日，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

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楊儀與魏延不協，延燒閣道阻儀還。儀遣將馬岱擊斬延，諸軍乃還成都。

亮卒時，年五十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後主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遭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先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二文帝紀。

同書卷三明帝紀。

同書卷九曹真傳。

同書卷二十六郭淮傳。

同書卷三十二先主備傳（蜀志二）。

同書卷三十三後主禪傳（蜀志三）。

同書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蜀志五）。

同書卷三十六趙雲傳（蜀志六）。

同書卷三十九馬良傳（蜀志九）。

同書卷四十李嚴傳、魏延傳、楊儀傳（蜀志十）。

同書卷四十一張裔傳（蜀志十一）。

同書卷四十三李恢傳、呂凱傳、馬忠傳、王平傳（蜀志十三）。

同書卷四十四蔣琬傳、費禕傳、姜維傳（蜀志十四）。

同書卷四十五鄧芝傳（蜀志十五）

同書卷四十七吳主權傳（吳志二）

晉書卷一宣帝紀。

華陽國志卷六鐸先主志。

同書卷七鐸後主志。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至七十二魏紀世祖文皇帝上至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十一 遼東入魏與交州入吳

漢靈帝末，冀州刺史遼東襄平公孫度以謠言免。其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度到官，以法誅宿所恨名豪大姓，夷滅者百餘家，郡中震慄。又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一九〇），度見中國擾攘，漢祚將絕，遂與其親吏柳毅、陽儀等圖謀自王。乃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二〇四）也。

十二年（二〇七），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封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魏文帝踐阼，遣使卽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

追贈康大司馬。恭劣弱不能治國。明帝太和二年（二二八），淵脅奪恭位。魏廷卽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然淵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於魏。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使至遼東，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景初元年（二三七），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呼誘鮮卑，侵擾北方。

二年（二三八）春，魏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懿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卽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天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

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始度以中平六年（一八九）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地入於魏。

交州越在西南，與中國懸遠，道路稍阻，豪雄卽起而自立，與東北之遼東每相映而成趣也。後漢之末，有蒼梧廣信士爨者據其地。士氏之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爨父，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爨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尙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阯太守。爨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師，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爲三公官），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爨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黠領九真太守，黠弟武領海南太守。

爨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尙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

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夔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轔，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南粵王趙佗）不足踰也。武先病歿。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夔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塞。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夔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夔遣吏張旻奉貢京師。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夔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

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夔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夔爲左將軍。建安末，夔遣子廡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夔、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夔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權益嘉之。

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雙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

雙在鄂四十餘歲，黃武五年（二二六），年九十，卒。權以交趾懸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趾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雙爲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雙子徽自署交趾太子，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雙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卽皆伏誅，傳首詣武昌。於是交州乃全入於吳。

壹、難、匡後出，權原其罪，及雙質子廡，皆免爲庶人。數歲，壹、難坐法誅。廡病卒，無子。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

同書卷二文帝紀。

同書卷三明帝紀。

同書卷八公孫度傳。

同書卷二十八毌丘儉傳。

同書卷三十烏丸傳、鮮卑傳、東夷傳。

同書卷四十七吳主權傳（吳志二）。

同書卷四十九士燮傳（吳志四）。

同書卷五十二步騭傳（吳志七）。

同書卷六十呂岱傳（吳志十五）。

十一 遼東入魏與交州入吳

晉書卷一宣帝紀。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漢紀孝獻皇帝甲至卷七十四魏紀烈祖明皇帝下。

十二 魏吳交爭與吳廷變故

吳黃武七年（魏太和二年，西元二二八）夏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詐以郡降魏，誘魏揚州牧曹休求兵接應。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五萬人以擊休，戰於石亭。遜令桓、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休資仗略盡，賴賈達東關之援得免。九月，休上書謝罪，魏明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卒，魏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吳黃龍二年（魏太和四年，西元二三〇）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魏征東將軍滿寵表召亮、豫諸軍皆集，吳尋退。後十餘日更到合肥，不克而還。翌年（二三一）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淩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布。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又明年

（吳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西元二三二）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魏滿寵不救廬江，而整軍趨揚宜口，吳人夜遁。是時吳人歲有北展之計，寵更上疏請移合肥城內之兵於西四十里遠水奇險之地，別立新城以爲固守。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西元二三三），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蜀漢建興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西元二三四）春二月，丞相亮悉衆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夏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河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滿寵欲拔新城守，致敵壽春。明帝不聽，敕諸將堅守，將自往征之。秋七月，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魏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時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爲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

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戟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兩國遂罷戰，但置守而已。

吳主權赤烏四年（二四一）夏五月，太子登卒。翌年（二四二）春正月，立其子和爲太子。秋八月，封和母弟霸爲魯王，寵愛崇持，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以爲『二宮宜有隆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八年（二四五）春正月，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

衛將軍全琮尚吳主長女魯班，所謂全公主也。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

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必不自安，數譖毀太子。王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琮子）、吳安、孫奇等共爲讒構，吳主惑焉。丞相陸遜（時遜以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駐武昌）上疏諫，情詞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極諫，以爲：『非有所偏，誠欲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遂與全琮子端、緒譖譚弟承及張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悲憤而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降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赤烏十三年（二五〇）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皆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杖謫據、晃，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爲庶

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冬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太元元年（二五一）夏四月，立潘夫人爲皇后。

是時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瑾子）可付大事，乃召恪於武昌。恪至建業，見吳主於臥內，受詔床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又以主壻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

二年（二五二）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卽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衛將軍，呂岱爲大司馬。

初，黃龍元年，吳主自武昌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納船故，遂廢不復修。及恪秉政，卽以是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兵千人，使全端、留略

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緣塢，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並沒，死者數萬。大獲車乘，資器山積，遂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建興二年（魏嘉平五年，西元二五三）夏四月，諸葛恪北征淮南。五月，圍合肥新城。魏遣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敕毋丘儉等按兵自守。恪攻新城，連月不拔，將士疲勞，病者大半。恪自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還。是年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殺恪，峻遂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

五鳳二年（二五五）秋九月，孫峻暴卒，以後事付從父弟綝，綝遂以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呂據約滕胤廢繼，不克，皆死之。越三年（二五八），繼益恣，遂廢吳主亮爲會稽王，迎瑯邪王休立之，改元永安，是爲吳景帝。繼尋被誅，夷三族，發孫峻棺，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諸羅恪事遠徙者，一切召還。

是時，魏廷多故，司馬氏方致力於鋤異，而吳亦禍亂相尋，內政不競。故自後雖屢戰於淮南，迄不相下。孫氏遂終於苟安江左，以坐待司馬氏之滅蜀開晉也。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三 明帝紀。

同書卷四 齊王紀、高貴鄉公紀。

同書卷九 曹休傳。

同書卷十五 賈逵傳。

同書卷二十六 滿寵傳。

十二 魏吳交爭與吳廷變故

同書卷二十八王凌傳、毋丘儉傳、諸葛誕傳。

同書卷四十七吳主權傳（吳志二）。

同書卷四十八孫亮傳、孫休傳（吳志三）。

同書卷五十一孫韶傳（吳志六）。

同書卷五十二張昭傳、顧雍傳、諸葛瑾傳（吳志七）。

同書卷五十五丁奉傳（吳志十）。

同書卷五十六朱然傳、呂範傳、朱桓傳（吳志十一）。

同書卷五十七吾粲傳、朱據傳（吳志十二）。

同書卷五十八陸遜傳（吳志十三）。

同書卷五十九孫登傳、孫和傳、孫霸傳（吳志十四）。

同書卷六十全琮傳、呂岱傳、周魴傳（吳志十五）。

同書卷六十二是儀傳（吳志十七）。

同書卷六十四諸葛恪傳、滕胤傳、孫峻傳、孫綝傳（吳志十九。）

晉書卷一宣帝紀。

同書卷二景帝紀。

同書卷三十七安平獻王孚傳。

資治通鑑卷七十至七十七魏紀烈祖明皇帝上之上至高貴鄉公下。

十三 司馬氏世專魏政

魏明帝景初二年（二三八）冬十二月乙丑，帝不豫。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甲申，以曹爽爲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尙書孫禮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征遼東還，軍次汲，帝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三年（二三九）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詢）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爲皇太子，帝尋殂。太子卽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

初，并州刺史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尋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爽事懿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爲尚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爲揚州刺史。正始八年（二四七），爽用何晏、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九年（二四八），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本正始十年，四月始改元，爲誅曹爽成功也），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

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爽得懿奏事，窘迫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大司農桓範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眞）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尙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丁未，以太傅懿爲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

三年（二五一）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四年（二五二）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爲大將軍。六年（二五四）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爲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徒樂浪，未至，遂死。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

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師。已，書詔書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於齊。丁丑，師更召羣臣，乃定迎東海定王霖之子高貴鄉公髦於元城。公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冬十月己丑，公至玄武館。庚寅，入洛陽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正元。爲齊王築宮於河內。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及爽誅，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正元二年（二五五）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師時新割目瘤，創甚，遂興疾而東，親率中外諸軍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鎮。師召三方兵會於陳許，竟克壽春。文欽父子降，吳儉爲安風、津民、張屬所殺，傳首京師，遂夷儉三族。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 賈充監諸軍事。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尋卒。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卽正元三年，是年六月改元）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鳥副焉。八月庚午，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二年（二五七）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反，昭遣使稱臣於吳以請救。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毋丘儉相繼誅滅（淩死於嘉平三年）；誕內不自安，乃畜養輕俠，請衆十萬守壽春以自固。至是，昭長史賈充勸昭徵之，遂斂兵拒守。司馬昭挾帝及太后親討誕。六月，車駕次項。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遂圍壽春。攻守數月，吳援將全端、全懌皆降。三年（二五八）春二月，克壽春，斬誕，并夷三族。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二五九）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困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昭見而惡之。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年（二六〇）夏五月乙丑，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

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仙衆奔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帝，殞於車下。昭入殿，白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王沈以功封安平侯。

是月庚寅，使昭子中護軍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甲寅，公入洛陽，是日卽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景元，是爲魏元帝。丙辰，詔進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二年（二六一）秋八月甲寅，復命昭進爵位如前，不受。四年（二六三）春二月，復命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冬十月，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

咸熙元年（卽景元五年，是年五月始改元）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增封十郡。夏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甲戌，改元。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爲晉宣王，忠武侯師爲景王。秋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九月戊午，以炎爲撫軍大將軍。冬十月丙

午，立炎爲晉世子。於是急轉直下，魏祚遂不得不移矣。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三明帝紀。

同書卷四三少帝紀。

同書卷九曹休傳、曹真傳、夏侯尚傳。

同書卷十三王朗傳。

同書卷二十燕王宇傳、東海定王霖傳。

同書卷二十二陳泰傳、盧毓傳。

同書卷二十一傅嘏傳。

同書卷二十四高柔傳、孫禮傳。

同書卷二十七胡質傳、王基傳。

同書卷二十八王凌傳、毋丘儉傳、諸葛誕傳、鄧艾傳、鍾會傳。

同書卷五十六朱桓傳（吳志十一）。

同書卷六十全琮傳（吳志十五）。

同書卷六十四孫峻傳、孫綝傳。

晉書卷一宣帝紀。

同書卷二景帝紀、文帝紀。

同書卷三十二何曾傳。

同書卷三十五陳騫傳。

同書卷三十七安平獻王孚傳。

同書卷三十九王沈傳。

同書卷四十賈充傳。

資治通鑑卷七十四至七十八魏紀烈祖明皇帝下至元皇帝下。

十四 蜀漢之亡與司馬炎之代魏平吳

魏元帝景元四年（蜀漢後主炎興元年，西元二六三），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維於丞相亮卒後，屢出師攻魏，內拒於宦者黃皓，不得志，託屯田沓中，不敢返成都）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趨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自關中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子午谷趨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以爲阻衆，斬以徇。

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是年本爲景曜六年）。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

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

城會徑過，西趨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與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
僉守關口，舒由是恨。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請出戰，率其衆迎降烈。烈乘虛襲城，僉格
鬪而死。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

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趨甘松。維聞鍾會
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頎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
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趨截維，較遲
二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大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趨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
閣以拒會。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由江油趨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
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
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敵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漢德陽
亭趨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尙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艾以書誘瞻降，瞻怒，斬艾使，列陣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艾怒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漢軍，斬瞻及黃崇。瞻子尙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皓宦者，專擅用事，誤後主至厚）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遂策馬冒陣而死。

漢人不意魏兵猝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進山澤，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

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後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後主子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主不聽。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張紹等見鄧艾於維，艾大喜，報書褒納。後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尙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 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都尉，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

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後主所嚮，乃引軍入於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郫，得

後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後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璽。艾在成都，頗自矜伐。會內有異志，乃與衛瓘構收艾，自入成都，謀起兵廢昭，因而自立。瓘詐疾出就外廨，密說胡烈父子（烈子淵）襲殺會，并追襲艾檻車於綿竹西，斬艾父子。蜀事大定。

咸熙元年（二六四），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三月丁亥，封禪爲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昭與禪宴，爲之作故蜀伎（舊時蜀中伎樂），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後七年，禪卒於洛陽，晉諡之曰「思公。」

二年（二六五）夏五月，魏帝加晉王昭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八月辛卯，昭卒，諡曰「文。」太子炎嗣爲相國晉王。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於晉。甲子，出舍於金墉城。丙寅，晉王炎

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泰始。丁卯，奉魏帝爲陳留王，卽宮於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至是，魏、蜀皆亡，三國鼎峙之局動搖矣。而吳主孫皓適於其時代立，不思務德修兵以對強敵，惟荒嬉淫暴以自戕國本。更後十六年，而晉師平吳，中國遂統一於晉。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四陳留王紀。

同書卷二十八鄧艾傳、鍾會傳。

同書卷三十三後主禪傳（蜀志三）。

同書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蜀志五）。

同書卷三十九董允傳（蜀志九）。

同書卷四十二譙周傳、郤正傳（蜀志十二）。

同書卷四十四姜維傳（蜀志十四。）

同書卷四十五張翼傳、宗預傳（蜀志十五。）

晉書卷二文帝紀。

同書卷三武帝紀。

同書卷三十六衛瓘傳。

同書卷四十賈充傳。

華陽國志卷七鎰後主志。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魏紀元皇帝下，至卷七十九晉紀世祖武皇帝上之上。